

柳州府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

劉賢良祠記

周孟中

忠義人心之同然惟無所利者有憂天下之志而後有憂天下之言感激而發雖若得已自有不容已者矣若夫有所利者雖身當天下之任言固不可已也而亦已焉況可已乎此天下之所以日趨於危亡而卒莫之救也於戲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閑哉唐之季世宦豎橫恣把握國柄天子孤立於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一

上群臣側目於下禍稔蕭牆患生帷幄當時在廷之臣無有一人能言之者劉公蕢昌平人由賢良對制策感激痛憤指斥權奸言詞剴切大率勸文宗判忠邪之分專將相之權遠刀鋸刑餘之賤以復掃除之役正中外南北之官以示畫一之法其言皆鑿鑿可行惜乎主司馮宿嘆服而不敢取宰相裴度韋處厚抑讓而不欲言公由是不得仕於朝竟貶柳州司戶閒行田畝間墜馬而亡家人具棺斂以載鴉鵲啣枝螻蟻運土已覆其半人見其

異遂封土成墳今在鷺山下五里許有石刻曰對
賢良墓鄉人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焉嘗聞漢楊
震歿有大鳥悲鳴其前流涕而去宋岳武穆廟樹
枝至今皆南向古今忠義之感鳥獸草木猶若有
之彼奸諛者獨非人乎哉於戲自古天下之害莫
有大於宦官其禍至使先君不得正其終嗣君不
得正其始宰相諫官一無所言天下何人復敢言
耶公起自草萊披瀝肝胆為天子極言之其志在
痛社稷之危生人之困而不欲竊一命之寵故忠

義之氣感激而發自有不容已者矣彼宰相如裴
韋之勲舊賢德其於言也在可已乎不可已乎乃
噤無一語豈其志患激中官之禍而委曲以為社
稷之計耶然於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殆
未之聞耳況自是以後中官之勢益盛而唐家之
業日趨於危亡矣由是觀之借曰不利富貴三尺
童子亦莫之信非李邕能以已所授官讓蕢其誰
為國復申一喙哉雖然公口志不得伸於當時後
世人主讀其策而謹履霜之戒大臣讀其策而知

獮豕之義學士大夫讀其策人人皆以公之心為心而不屑於富貴其何憂乎宦官之禍於戲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閑哉成化十三年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三山黃公墳治公墓繚以周垣且謀諸郡守阮文英建祠柳州城西關外春秋有司率邦人之彥祀焉尚未有為之記者予奉命督學始至柳與叅議林公同僉事李公延俱拜祠下退謂予曰盍記以風後學遂書此授知府周欽同知曾綸刻焉

重修柳侯羅池碑記

正統九年 傅 高

柳江有唐刺史柳侯之廟廟之左有池曰羅池天下之人知有羅池者以柳之廟韓之文故也侯河東人始以童子有奇名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已光顯於廟矣元和十年乙未自永州司馬刺柳州越四年己亥仲冬八日侯卒年四十有七又二年辛丑乃長慶元年也部將魏忠等廟祀侯於羅池歷宋及元泰定戊辰封曰文惠昭靈公則柳侯廟

祀不惟著於韓文而又載於史冊羅池豈荒塘野水等哉池衡步若干從步若干其泥沃而宜蓮愛焉者不獨周子其水深而宜魚樂焉者不止莊生愛樂之誠不在物而在人則侯之德洽於柳民侯之神在於羅池千載猶一日矣恭惟聖明統有天下山林川澤咸載版圖計畝作貢羅池乃名賢古蹟何得而隱乎然池近於寺洪武永樂間皆開元寺僧典守凡公家之稅廟祀之儀蓋有常矣正統戊辰民數之冊再造馬平廂民黃彥通者頑蠢殆

甚竊以羅池報為己業自謂莫敢誰何噫僧可欺而神可欺耶又明年甲子六月辛卯廣西憲副胡公智巡歷柳郡謂侯文章名世化服斯民誠心虔謁是夕夢侯如對越而有言焉晨謁臨池乃知池非僧有召僧問故都綱法昇備陳所以公將窮情定罪彼頑蠢者膽破首伏仍舊與僧永供廟祀或言柳侯廟祀之初李儀醉侮受禍速矣今羅池見侵於民欺侮猶儀而逭通之罪何耶予曰李儀過客彥通柳民侯昔以仁民為心今肯肆罰於民哉

然憲副公貫頑民之罪罰瓦十百固非哀矜之辟蓋僅遵首伏免科之律亦體柳侯之仁也諺云柳侯為神顯而有徵洪武壬子城柳軍士斷碑以砌輒崩還碑乃以今憲副之誠有感於侯侯之池賴憲副而復者是乃氣味相同心神孚會天何古今幽顯之有間也哉吁柳侯肇祀於唐固魏忠等之力羅池復修於今者謂非憲副之功乎自今而後魚芻蓮茂禮備神歆福及斯民憲副之功誠可尚矣憲副公字宗愚家世會稽發身科第為名進士

為名御史陞今職驄馬行春口碑載道獨羅池一事可書也哉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六

沈公去思碑記

徐養正

紫江沈公者天下之名將也公為貴縣巨冑性慷慨幼即不凡才略果毅皆天成焉幾弱冠已制閩廣西威名大振嘉靖戊子會柳慶諸賊竊發甚熾盛復缺分守諸裨將凜凜待命撫臣以折衝重寄非公不可遂令以前職攝右江諸軍事至日定號令誓將卒有不順者即提兵勦滅之士民無不欲公守右江者逾年己丑朝廷之推轂果公也無不說戴時兵事玩愒久賊視守臣意懈懼者見公之

謀勇頗攝勢猶不自相下焉覘公出精揀大眾五百餘人待戰於馬峽之口公不知也賊將至方有報者公使人以肩輿載衣冠由官道出已乃潛徑路跨馬前躍僅騎兵五十餘人隨在後公獨遇賊先戰首刺執大旗者一人殺之一人即繼至欲害公公奪其稍反刺之亦墜騎士方踵至合擊大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皆奔竄曰陣中小而銳者誰也使沈公如若而人吾屬無遺類矣蓋賊以公在肩輿不知墮公之計云自後始嘆服咸曰公實天授

公在右江吾終身不敢為賊矣威名益振諸巢穴聞者胥扶老携幼出見公公為之諭以威德一郡以寧者十餘年公去任賊猖獗愈甚右江始知不可一日無公辛丑春予偶獲第歸會柳殺千戶何鉞士民思公益切以書謀於予予曰專責成公薦用當事者之責也重之不磨識去後之思者吾民也衆乃欲勒諸石屬予記之予曰公之大功有五焉不止如若所云而已也夫吾柳處兵衝之地諸衛所官及軍朝不謀夕久矣公分別才智拔其尤

者而用之諸供億既不取諸官又禁官不許侵及軍士有戰亡者輒臨哭捐俸買棺木葬之軍士無不感泣於時奮誓為公死者百餘人功一也賊寧之後諸村寨俱編為民糧稅日復使繼公為治者可循功二也思恩岑金挾精兵二千求立勢傾諸邑邊臣不能禁公談笑而處之卒以就成功三也昔者田州之役非公雖肝腦塗地何濟於事功四也交南不臣上命大臣出視方畧用公之言坐定大策不煩一騎不戮一人而四陲晏然五省爰謐

功五也其安生靈定邊鄙鎮社稷甚久大公雖去
其事蹟彰彰在人也且夫公之營帥府也手植嘉
木成林民不忍伐此可以見人心矣今方膺上簡
用跡其勲閔動天下其為吾民所利賴將永永無
斲予不佞請以是為公之甘棠可乎記成崑山王
少葵公謂予得其心之同然而雅意於士民之請
也遂書之

張襄惠公祠堂碑記

駱日升

少聞予鄉張襄惠公之倡明道學也蓋與文成王公同時當是時致良知之學滿天下學士大夫破舊聞而驟見本體即以為解縛雙脫矣而襄惠公獨弗是也始見文成辨論往復不肯詘其下文成高弟雙江聶公素與公砥礪語公誠蒙傑顧無奈舊聞纏擾何也公笑曰吾尊吾所聞足矣蓋當文成之世為程朱氏左袒者惟公與泰和整菴羅公兩人而已而久之則學者率好言本體而不言工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十

夫纔拈及戒謹恐懼即指為外道甚則口慧語綺而不掩於實於是致良知之說又始行而終變迄今上皇帝採輿議俎豆文成於學宮則其學愈明於天下乃識者猶有力行寢衰之懼焉夫聖賢之教人猶醫者療診隨病立方寧必有定法哉周衰文勝士溺於百家見聞故孔子誘之以約禮戰國之士轉而入於楊墨之偏枯故孟子反之於仁義當宋儒分更分漏之後知行動靜種種岐為二見微文成則終無合併歸一之日然得其言不得所

以言則本體之說遂能誤人孰謂襄惠公之學而可少哉公之學起基於收心定志而敦於君父朋友之倫語默進退莫不有法其為人嚴正簡重不事華飾所為文亦不務險怪而議論宏壯詞氣渾灑非單薄纖巧之技所可倫也當武皇帝時公仕為行人諫南巡杖闕下已出即署督學粵西旋改江西降提舉最後乃總督兩廣湖貴躋九列而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先後遭值柄臣如貴溪分宜皆知公正直而終不相入其功業在楚在

粵者如剿叛苗撫安南至今長老猶以為謳吟然終不能盡公之用之萬一也余巡柳州見一碑記公督學所至輒與人言明誠之學嗟乎明誠之與致良知豈有異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心之有知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固不容偽天下之誠未有誠於此者也是故不明則不可謂知不誠則不可謂良自明誠之與致良知豈有異哉古之人惟見以為同則不敢強異惟見以為異則不敢苟同下手得力之處別自有在則亦不

肯俛焉而廻轉於人是以稟力厚而操持固不似
今之人依違玩弄於同不同之間假托圓通而漫
無結局也公征柳州猺為馬平除百年之害事定
因築柳北郭城屬之江而建樓其上曰鎮粵後人
思公即其處祠之迄今且六十餘年而麗牲之碑
未有紀者余再經祠下瞻拜低徊不能去因為記
立石刻之蓋將與海內之士尚論公學而共厥嚮
往非獨為一方父老思而已也公名岳字維喬官
階實行詳見廣西通志中長子宓以恩為慶遠知

府祠名宦季子雋中甲子順天鄉試有孫曰迎今
為南京吏部文選郎與余善

董郡侯祠碑記

羅之鼎

侯諱成龍別號雲泉浙之海寧人也簪纓世胄髫齡負奇穎登癸酉鄉進士歷官郡司馬仕績隆懋天子特簡侯守是邦侯啣命而來適在己酉冬先時我柳席河東之化治簡風淳人文擅譽民亦既饒即幽崙窮崖春陽猶浹嗣漸凌替於今滋甚僑靡入人心綱解紐弛節目轉為棼糾法且密網刑且凝脂賦且竭澤弄刀筆者舞文致早寇流虐庚癸驚呼攫金於市潛苻竊發我柳望賢侯如望歲

侯甫下車目擊其弊輒嘆曰此不能起吾柳於瘡痍守者責也何以對天子乃一一振刷之大都蕩以膏澤煦以慈和與二州十邑相為休恤首崇教學旌別忠良泮宮思樂化比齊魯則為成都之文矣素絲節險正色率僚四維既張伐彼枳棘則為魏郡之岑矣案牘如山一讞立決隱艱疾苦水晶洞察則為益州之張矣其解三致祝苛礪盡除埽叔度之疎火禁五袴晏堵矣光燭覆盆澤施囹圄即伯謙之示辱鞭不見血矣蠲租貸稅關津不擾

還珠若合浦懸魚若廬江矣神錢弗通胆寒翼虎
驅蛟若光庭照燭若元均矣當早步禱甘澍隨車
精格上天自來仁惠育我之謠倉儲有備支發及
時糴粟濟貧且有守良先張之詠至於百雉增雄
堠堡嚴飭渠魁獻俘風清潢池烟消瘴野不佩刀
而買犢龔遂之於渤海矣三年報績種種見奇允
不讓漢之循吏駸駸乎還我柳夙昔之盛侯力也
真河東復起哉適當入覲柳人欲為借寇而不得
侯亦眷顧悵然遘疾厥明猶強起視事乃儵爾而

逝也嗟乎侯之生死終始不忍棄我柳寧惟是劬
勞捐縻忠於奉公已耶時貴公子伯禭仲禔季裊
等間關不遠千里扶襯而歸歸豈無所武林拱木
而侯之神在柳我柳人也烏能已已昔子厚始開
柳我侯復興侯與子厚俱盡瘁於柳先後一脉也
柳人既崇祀子厚當并祀我侯乃採木於天馬之
南鳩工於孟陬之月廟貌既成孔曼且碩春秋霜
露歲時殷薦侯靈其妥萬古猶生也

鄧侯留鹿碑記

董份

柳州為百粵地古弗屬秦漢始置郡綰粵駱之會列在南徼去國萬里自昔見放遠者所徒謫也鄧侯為侍御史倜儻抗論直節不阿獨失權貴人意遂補是郡守故侍御史非得罪於上或有他故不得輒補郡當是時鄧侯在御史中獨賢當萬里之郡朝中人多不平之鄧侯則曰嗟乎此自足為政太守上承天子部符下與諸令長惠養百姓俱天子民何得以遠道為懈至則問民所疾苦亟去太

甚與民約立為章程大槩因其俗為政輔以寬大不以切操治專務以醇德化民因曰郡去國遠化未易達非其民天性殊也守吏道民之路寡而民無由率教也教之未形而先刑罰即民何格哉廼修次學宮弟子舍多其鐘鏞琴瑟籩簋諸禮樂之備益令士劘切經史明孝悌事上之誼民歡悅從之郡多溪洞諸蠻多方備禦數諭以威德諸蠻感悅無犯郡境者由是柳翕然為樂治之國矣侯性廉寡嗜好意澹如也顧獨喜一鹿暇則親飼之及

政成遷去民相聚留之者以數百千計知不可則皆前請其鹿以侯所嘗飼也曰庶幾如見侯乎鹿留郡治中凡數年所歲時百姓上郡相聚觀鄧公鹿相勅謹飼父老至傳問鄧公鹿無恙否未幾憲吏且奪之柳父老遮道告曰此賢侯鹿民不忍殺願備直買鹿二以易一憲吏怒皆盡杖其人卒奪鹿去於是柳父老相謂曰吾與若藉留鹿以思鄧公計已疎矣今復見奪且大窮奈何相顧感泣嘆因復謂曰即鹿易奪耳公治能較然著明恩德永

久誠得學士大夫為論著其事傳諸後人且世不泯絕詎但鹿在耶於是廣平徐子仕於朝為給舍矣父老因寄謂曰徐君策名清朝多所與游能卒念鄧公事否徐以謀侍御史曹子曹子曰此吾里人素不欺為仁義者也今治能果然有以哉董氏曰仕莫患於擇官官莫患於擇地使士皆怏怏辭遠則遠方之元元何望哉夫賢者既不肯仕遠即以謫去默默自恨其下不肖又見放棄益不務檢省及敗則曰道遠難治今誠得如鄧侯者多置遠

徼為國家拊循遐方之民亦足明易治之效矣且
鄧公去而民不忍一鹿是其在郡邑豈忍違其身
之教令哉昔在召公聽政棠下而民不忍剪伐詩
人歌之列於國風蔽芾之篇是也今夫留鹿之事
蓋亦甘棠之遺者而董適為史氏使賢侯之業闕
而不傳余甚懼焉記之以附於召南之意云鄧侯
名鉉南郡江陵人也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子名
養正曹子名忤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柳州府知
府邢綸通判金燿推官周賓興

周公異政碑記

羅之鼎

右江置郡邑當丹巘叢箐中為獐為猯為狼為獠實逼處此我民怠於力作且依以粒食陽向陰梗叛服靡常其天性也雖在樂歲亦伺釁而動難以一日忘支繚者比歲不入厲疫為疹賣妻鬻子轉徙飄零猶其小者甚至脯巨人而災嬰兒父子且然蓋亘古未有之災也邊徼黔黎叩九閭而不得自分無生之日矣況寇劇原間盤牙連歲即窮民亦易與為非聚群不逞剗馬縱橫民廬灰燼千里

葦蕭幾無民無郡三臺聞之為之改容不忍此一方民竟陷水火於是遴其夙負碩望文武雙優者以紓倒懸少叅周公臨焉公甫駐節之朞月民間痛癢無不知賊盜渠率無不問凡山谿之險易諸蠻之出沒一一按圖而指諸掌先聲所至賊已心寒胆喪矣然餉告竭而呼庚癸空拳不能以搏虎公寸心幾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視瘡痍之衆真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於是多方籌畫招集土兵鼓以敵愾歆以重賞擇衛官一二有能者董率之必

剪滅此而後朝食人無不競奮樂用乃先廉按案賊計擒以釁軍鼓如中段之梁道金上廖之羅盛代底廖之羅神度大婁之廖建相計村之韋公荒田村之郎雄網村之上繼田素難制其死命無不俛首就戮諸小醜咸維駭喙息而不敢以奸部索蓋功業若是之神速哉民不復懼鋒刃者數月謂大父母周公再生我而可恃以無恐乎害除矣繼以蘓槁捐俸賑濟勸鄉紳富民輸粟佐之且請貸司餉糴米於鄰親為督運疏通商旅寬禁於關遍

揭告諭米艘絡繹向之斗米三錢者後止一錢又四門施粥慮有向隅責奉行以實務令均沾寒士災黎俱蒙煦沫有起色未幾直指巡行公以職難他委遂還省士民徬皇如失所天孳孳不忘并州也旋移檄於郡修救修禳念無少暇且豁而掩之嗇而埋之一切枯朽與四大寒靈并沐其澤此之真心實政豈今時可數數見哉百蠻憚威萬民慕德屬不佞為記余雖不嫻於文均在覆育中懿德實所同好輒搦管而記其崖畧於此公諱起元文

章冠八閩魁四海胸中百萬尤人所難及殆天授
以異材而又有其武者乎今時勢艱危需才甚急
蕩倭剪寇方軌韓范日可俟也公在吾粵第其餘
緒耳

新建羅城縣迎春亭記

張志可

禮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賞公卿於朝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則迎春之典從來遠矣國朝稽古定制著為令甲凡有民社者皆得奉行惟謹重民事也羅城舊迎春出自西門旋至教場祭焉而後迎入春東事也於西非其地矣春和令也於教場非其所矣且舊未有亭止於荒郊風雨驟至沾濡失禮非所以令衆庶見也不佞以是年承乏茲土自惟猥

瑣他務未遑而覩此兢兢不敢以民事緩乃諏於耆舊詢於百姓衆謀僉同鳩工庀材樹之亭焉東西一十四武南北如之前門視亭稍縮大都可以成春和可以祭勾芒無復蹈西門教場之舊亦無濡服失容之患則已矣扁其額曰羅宇長春為民祝也亭正南數十步許平地起三台山峯先為叢篁障塞未覩其奇亭成闢而除之三峯挺峙峩峩然若預待於千百年之前者此又天造地設之奇不可泯也因大鑄其石曰長春山斯役也肇工於

萬歷癸未臘月朔日浹旬而成不費公帑不煩編
氓與九里羅江津處關亭同日俱建志可譎劣不
敢當作者聊紀歲月以俟潤飾之君子云

歡雷碑記

龔一清

懷遠縣城治久虛獠人未釋舊愆皇帝在宥十九年守藩臣龔一清分道右江矢承德意以咨度任陳毘守夔庚以經繕趨蘓長令朝陽及尉鄭良慤方庀事獠衆余金朝數十輩白尉因寓民張鵬吳自學羅乞於長令與懷民俱來具請新縣治城丹陽鎮狀願為新民蓋令尉義喻一旦幡然從化矣可之為詣鎮地相土宜以宋別駕允殖偕時仲春十二日也民獠鼓沓歡欣車輿所至而雷偶鳴於

上轟然訇然若與應不先乎此不後乎此是歲雷始此也蓋歡聲其雷又天心之同云乃定治維版土田先是民棄為藁莽獠占菽者具久今尉為言獠皆吾民願以畝輸菽姑與仍業許之其獠間不率化者責在六刀之酋時取焉以麗於法爰如請屬石誌歡雷碑維後罔有輕更系之箴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毋曰蠢茲有衆歸命 其一 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毋曰何畏至愚而神 其二 遂歌曰民歡攸叢天心攸同厥城孔陽萬年時功

鵲巢志

龔一清

歲辛卯二月既定懷遠縣治於丹陽鎮蘓長令朝陽乃經菽成事起止一小蓬舟載星先後人率各所司若役夫焉俱暫憊於白日黃埃之下蓋竭乃鳩居勞矣是歲五月署始楹十月城始奠石旁睨之衆幾幸乎三年成也壬辰四月長令告落於余余亟行治所望十里而近則突突鱗鱗周垣構茅夫然規模備歟循江之滸舟若魚貫入若鴈行夫然四民集歟傳而堞壯哉城孔固歟入而闔美哉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二十四

署孔碩歟去城若干丈環以舍營兵居之去營又若干丈繚以墻益以柵商僮肆之士宜植宜蔬足於食力山川若輻輳呈秀獻奇當為柳屬邑之冠昭哉地利闢歟乃欣然喜嘆昔寥寥蕪棄不謂今岩邑也邑令言初楹時儀門左楹鵲依以巢右亦如之斲虔丁丁鵲不避人自卵而雛巢殆可俯而矚歟既翼以飛者六余觀巢固在不覺大喜竊謂燕雀處堂夫物有然鳳凰巢於阿閣在皇初上瑞之世鵲固未嘗聞也巢之自今日始召南之詩曰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次章曰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卒章曰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巢而居
方而盈鳩之盛也女之以夫家為歸故鳩依乎鵲
也御將成於百兩匹婦無不被其澤也召伯化被
南國其風邈矣說者曰騶虞為鵲巢之應然而鵲
巢實召南之首豈易言與於諺鵲占喜古義鳩言
聚詩以巡行託興今以營居實見也長令勉之方
經治之始有衆歡雷與應碑曰歡雷余於鵲巢見

歡雷之口矣聖明在上德澤遠播遐荒黎白始覩
天日司牧者留心德化使各得其分願上下和應
毋謂騶虞不復出也況刈藿此土新繕邑於久廢
之後可謂曰尋常乎有開必先莫靈於禽鳥長令
益勉之以追阿閣之風什不佞一清喜且無涯於
以奏大雅於卷阿之上曰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今
懷遠是也爰書左鵲巢門右鵲巢門志焉書中門
前楣間曰召南首瑞不揣綴詩五章屬社師習於
有衆命篇曰粵鳳鵲巢之什詩曰門之楹兮鵲巢

之馮兮胥自今兮烝烝然樂有營兮門之櫨兮鵲
巢之雛兮胥自今兮烝烝然樂有孥兮門之棖兮
鵲巢之翅兮胥自今兮烝烝然樂有朋兮門之左
兮鵲巢之妥兮胥自今兮烝烝然樂垂髻兮門之
右兮鵲巢之阜兮胥自今兮烝烝然樂有耇兮石
門楹五章章四句四言五言六言記作邑者以俟
名筆茲特於鵲巢志詠之

知縣題名記

明 周大綖

今之縣令自謂未足軒輊於天下此不知天下之分也縣令實與宰相等宰相天子最親是天下大機括縣令與百姓最親是天下大根本也矧國賴催科民仰撫字承上恤下交責於縣令一身積縣令皆良則天下皆可為積皆不良則事去矣大綖海濫鄙人待罪巖邑幸齒諸君子之後深維此理雖乏豐猷茂績然清夜矢衷無不可仰質天日尚未能有造茲土俗倘若雜以名利之心不知吾民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二十七

若何受禍也且一時或容塗飾而至遷徙之餘鄉紳有筆父老有口或得或失未有不昭然者良可畏悚猶無暇及事根本之計也願後君子莫嗤余言不啻有青山碧水幸徼琴鶴之風而此土此民亦有蒙惠於無窮也因從題名之末偶記及